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恠說上

恠說下

唐說

雜說

進說

太極圖說

雜說送張璠

剛說

雜說

恠說上

石

石

尹

劉

王

周

蘇

蘇

蘇

石

介

源

敞

安石

敦頤

軾

軾

軾

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
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
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
而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
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
而髡髮在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
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
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
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
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
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
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
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
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怪
既不能禳除之人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
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
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
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
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
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

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為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

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文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鑊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文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又不可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侯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堅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

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信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于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子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

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是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

安有不洽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
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
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
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
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
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
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若也古者以進為
役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
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味百歲猶旦暮也
有一國者其味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味一歲猶旦暮也且
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
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

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
古者上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殘才
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
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
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
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
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
重有以耻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
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
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

不所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揚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托而為進士

而又在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前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雜說送張琬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必批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出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特滿

之未以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

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
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
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
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
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
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
被青鞵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
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
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
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
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五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
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邾超雖為桓温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
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眼
食可足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
與温徃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

忠臣矣當與石借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之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疑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鄰履邪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鄰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疑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勿務分諂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

器小哉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暴之昔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章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向王僧虔用握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父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靈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擊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

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以疾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淳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放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

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之明脈者蓋天下一二騏驎不特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脈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故難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求

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亂也故雖中醫治
吾疾常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
大顛書其詞凡鄙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
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此又誣永叔者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謂奇特也而妄庸者
亦撰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文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作退之畫記
退之亦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大妄也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八

說

迂說

師說

葬說

史說

吊說

芻說

戒

治戒

福州五戒

行舟戒

王

王

程

張

呂

陳

宋

蔡

江

令

令

頌

齊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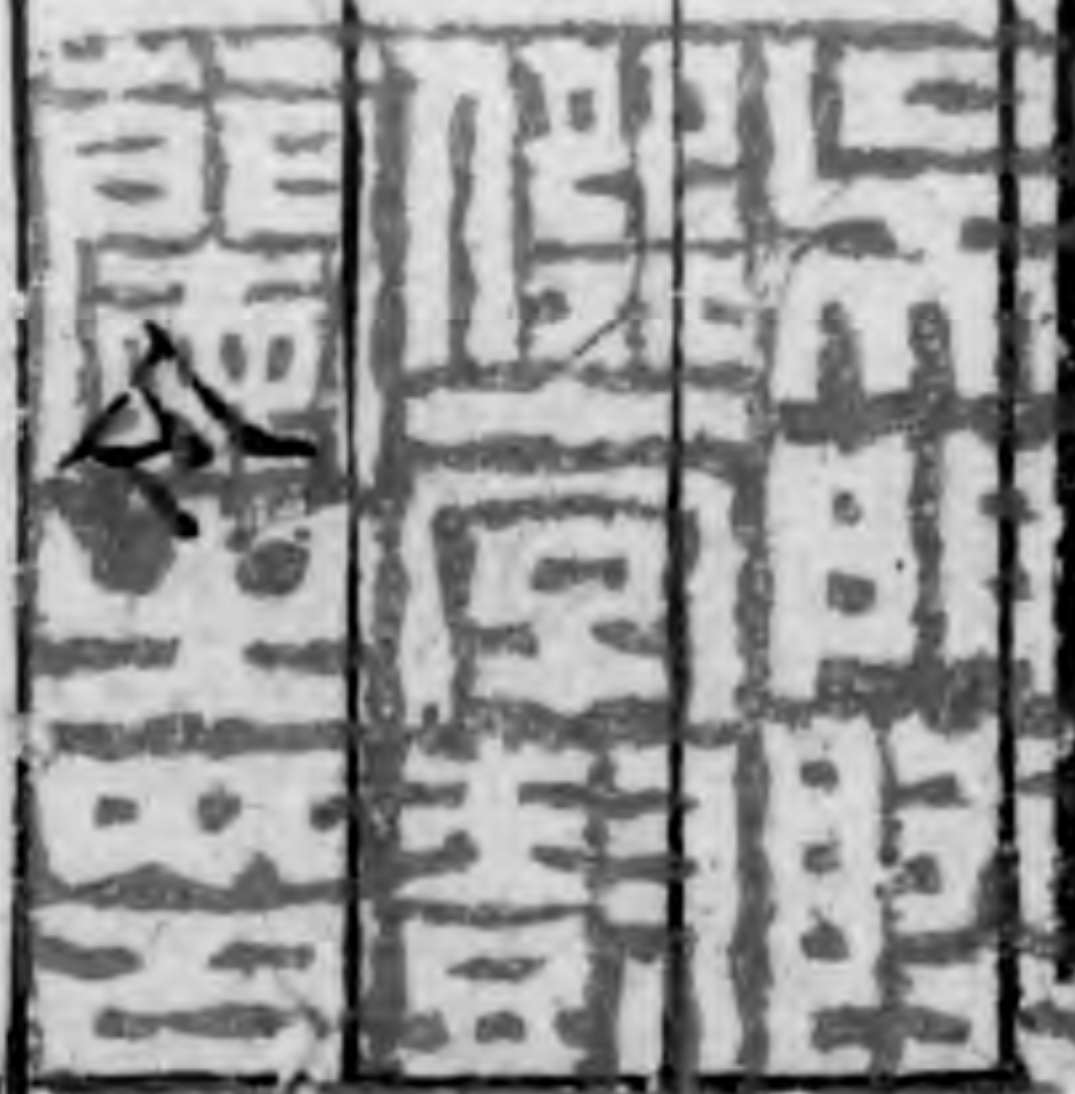
大鈞

壅

祈

襄

休復



毀戒

王 回

燕戒

王 回

戒子孫

邵 雍

女戒

張 載

迂說

王 令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為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耶

師說

王 令

上古之書既以汨沒其他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之傳

聞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之名具有周則大備故其設施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自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指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有井而自養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云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勸其疆梗其治畧已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鄉大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智仁聖義忠和使相克攬孝交睦淵任恤使相脩飾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泮磨漸浸之成則入孝而出弟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於餘周如擔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絕者

猶有一綫髮繼之暴秦不迭而抑遂至墮壞漢興而大更制而裁
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於無所不至然能郡縣創
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世得失於
古雖未為善而其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深而未
斬耶抑民苦秦而効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
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沉涵更數
十氏唯唐為近古大抵繼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
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以來例嘗任儒矣
卒不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而不用儒術而然爾其弊在於
學師不立而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放流
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又上取之不以實
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已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

明而脩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
何自明而誠也夫天下之材力訓導而懋勉之且猶患其批瀛故
七十子親逢聖人而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
師僻由嘖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
千歲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才下於數子而欲其自為而不立學與
師猶甚願獲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希闊不
可俟也自周至唐綿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而自名可以治寄者孟
軻抵韓愈繞三四人是其力能提扶其道而竟不知用者所以歷
年已遠而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師
而立學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其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
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
冀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

者皆是是皆取疾於孔子者也惡得為人師

葬說

程頤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士邑之光潤一作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擲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一作焚者出不

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决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塲穴葬之

史說

張舜民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為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天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願必使之

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為而一
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
終其身而不辱如劉夢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蕡贊史臣以蕡為疏直蕡於策中引襄公然陽父春秋罪誦言
而蕡既戒帝誦言而身誦語于庭又蕡不先以忠結上之後為謀
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蕡布衣也出應詔以何計先結至之
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黨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
言是何人也蕡輩造庭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
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
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
取前人之事則一代之人若為準的蕡雖不第同試如李邵輩公
言于朝以為已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

敢待以賓膜皆以師禮資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
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吊說

呂 大鈞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
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
後起問而後言其則但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
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况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
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送
見士喪禮族人相為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
又有舍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大隣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將塋則助其事孔子之喪
志于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非
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禮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反坦曰
食老聃曰丘止柩道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

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子者侍盈坎見記哭四祖而

謂焉謂用車馬所知則謂而不奠兄不足則贈焉知死者禮在贈焉

之後又公之贈贈于邦問不足則贈焉其費故曰不足則贈見士

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不足則贈焉其費故曰不足則贈見士

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若斯可

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此雖國君之臨亦

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其母敢視賓客見以儀禮主

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

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

別於常賓也禮見曲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

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

故止於吊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

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

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

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

能以力之所及為管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

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禭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

賙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必以他辭者庶幾其可

也

芻說

陳 權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株而主父偃以疎眚微賤進

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佗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

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

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必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入見也則非特足

矣

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
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在斯乎
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為師峭
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
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
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
其論如此其荒唐也

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掠能問之美
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
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
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為其有決定之意

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
靜豈不謹哉

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
楚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
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
子革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諂
諛可也呂蒙正對 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
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
固有為也

若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
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
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與為必謀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

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利口諛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諂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踈矣

戒類

治戒

宋

祁

吾歿稱家之有亡以治喪飲用濯院之衣鶴氅裘紗帽絨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忠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孱然蒿然皦皦有識

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壚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插家深三丈小為家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缸古置米麴二盞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家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諡於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它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母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翼引母作方相備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平生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蚩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為無厭事若等兄

第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諉言公言公在若等為不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言公云何言公友吾云何可以為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於奏議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誦矣

福州五戒

蔡襄

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其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

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織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忘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息交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遂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又廣靡費已而校奩索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嘗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其強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告戒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善其義至明不可不志

行舟戒

江 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浮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者不能制其後擄者無以奢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絛纜以維之固其椽棹以繫之蕩動頗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椽便地則乘舟而止順風而過者衝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椽

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邪或曰止者易為工進者難為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為行舟戒

毀戒

王 回

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原矣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更身質之以斷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之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執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則終身無以自明焉夫所謂傳毀者惡惡而欲敗之云耳毀在君子則可不反而思耶察其所

由辨其所以無使其漸而播也尚庶已乎傳曰流言止於智者謂其能禦其來也矧肯易而傳之耶

嫌戒

王 回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待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矣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宏然者尚欲措其缺也况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戒子孫

邵 雍

上品之善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離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姓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女戒

張 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顯道是其帝命命文嘉爾婉

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克施克勤能行孝爾順惟何無違夫

子夫子無然皐皐皐皐難無然訛訛訛訛難彼是而違爾焉作非

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彼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

王姬肅雍酒食是儀周王之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

誨言銅爾提匪謹爾賓薦祭客王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莊飾枕
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攬文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帶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爾生引逸引長也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蘇軾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
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
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輟田野雖闢民多二聊邊境雖安兵不得
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
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
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
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纒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
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
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厪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

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備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祿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蒙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摛姦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六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予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信其臣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沆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

宋史卷一百九 帝身類
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 制策有念 祖宗先帝大業
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 陛下
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
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
疑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不遠 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
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 陛下
未之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獲日月以日行故明水
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勤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
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
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
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臣竊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

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
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
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
直可知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
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
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勸
之具今 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
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
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
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
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
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

宋史卷一百九 帝身類
三

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達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
道何遠乎伏惟 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
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闕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
得微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此與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忍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
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
防患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
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 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
未敢為 陛下道也何者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
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
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
賢者 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

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
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相公用管仲其相與
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
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
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
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
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
則以天下身任之責而不辭嚮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
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
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
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諂也是不
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
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
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
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
未之相頌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古田之數無限天下
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整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
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
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
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士而重遷非也行若無
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
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散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

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
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
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義不敢近
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
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
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
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
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
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
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
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
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

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此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有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敗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夫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品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

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當速而易者當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欲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

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悞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有疆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疆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疆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陰雨大

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入推天地天也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尺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刑以堅疑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始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備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採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

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
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
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
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象有極
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昧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
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
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以救災特致其尊陽之
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
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祿癸如左氏之說乎盛夏
報凶先儒固益論之以為汴厄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伏惟 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臺
右儲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

羅統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
憂乎伏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撻姦或曰
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
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
以為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為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為
撻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 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
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
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
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
至于興禮樂係單子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
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

鬢答不足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
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傳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
其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
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
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
也伏惟 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繫之
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
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以大成
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
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
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
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

小大也伏惟 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
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
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
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
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
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
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
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 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
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
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
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

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君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彊君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政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後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誅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訓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羨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左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十

制策

制科策

孔

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治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
 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歸位以熙於王職外
 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賜民庶然
 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
 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
 任太守重難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
 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
 庶證協其應朕嚮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
 年日蝕三朝洎仲狄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

之致歟風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矣而猶多
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續用之美種羗非不懷
沫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空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
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開恩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
之巧而二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
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
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
術焉予欲與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
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之要
乃至仲舒之言班固未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
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母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

不可舉母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
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
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惟焉

對臣伏惟 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 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
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 陛下蒞祚之初
首開轉對以延疎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
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聽之
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日與夫
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鼎疏論列特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為
雖臯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讜不能
過此矣而 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

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
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
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
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 望
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
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
夷嚮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
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
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
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
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
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

雋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
於上珎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
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 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
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疆
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
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為強國未有能終之於霸政
者也始為霸政未有能終之於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
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
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君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
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
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
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固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効

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
霸政止能及其身至于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
相疾如仇讐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
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
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為敝雖深而多見
勦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
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
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 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
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
桃賤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
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
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

具者或之於秦矣則失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
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 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
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
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
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以威刑
苟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
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
和以至兵偃刑措雋賢備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五福
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珎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 陛下曠然
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
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
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

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失仰而思之
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寤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
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 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
古昔明王之道如决流抑隆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 聖策曰朕
承 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亨又退託于
任太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
陛下虚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
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
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
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此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
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

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
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
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
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
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
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
化至此自然之道 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
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莛夷
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
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少勞
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溥丸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
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

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為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宜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 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異方之廣為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哀興思其所以此見 陛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

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為盛東京為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而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為陰盛之應也陽浮為天而主於動陰凝為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 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

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辨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
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
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
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
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
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
者道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為不審願
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
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
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
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
矣故臣願 陛下早思所以救之 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

吳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入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之績用之美臣
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
實易曰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材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
則所得暴而所交淺又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
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
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
如是則心一而累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
萬化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為不言而
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群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
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
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

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
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
職而度績弗疑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
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
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為空
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
底績用也 聖策曰種羗非不懷狹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
遣輔臣偕明神武臣以為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
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為持重之
策而聽輕舉易動之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志大愛專
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狹之息踐王圍而仇官師
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計

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為寇景公患之問於晏
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
為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
敵而定蜀 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懔於
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
衝之寇不足禦乎 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
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為 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
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為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
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
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為 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為
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
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

甲哀公用田賦以為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豈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繁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 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臣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教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焉窮則喙歎窮則搏人窮則詐 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執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

弋綈革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亘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 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為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等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為離散以至剝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敬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為深憂未足為 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日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 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為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

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要尺帛之賦陸軌水漕
街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
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
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
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
限養無窮此條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
者宮庭之職百二十負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宗
養兵不過十二萬 太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
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
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為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
夫能省內郡之點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間也 國家北失幽
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點卒特為爪牙

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
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
分天下郡為三等上郡五十中郡三十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
不過什一則武備備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
其車千乘為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
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
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什是常困其一而逸其什也家
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反歛有限之穀帛以
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 聖策
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
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
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乎上今之關

市之征密於布棊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為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 聖策曰捐噐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 陛下約已以率爾 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噐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詩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北長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薄是以難也唯 陛下擇之而已 聖策曰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

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 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悌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翫操不恥之求漸瀆成俗恬不為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

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誦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併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敝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為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天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成

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則足為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為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孔子之後則夫政雖期於雅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為慎名 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 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 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為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為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為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

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庶儉之七教至
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
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墮
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為變雅
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為漸不
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墮惰之所伺也視其有諫則入而
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
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
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
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
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敢
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庭之策於史其間講天

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
之策臣以為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
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為凡所辯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
於今者則臣以為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生不能純
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
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為陛下深論哉 策曰無以為古人陳迹既
久而不可與無以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
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 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
宜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
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
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
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

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身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為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徒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誘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 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

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 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 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悞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為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弄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為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鍊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

吉聖人以為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
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
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
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
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廷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
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元元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
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 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
以為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為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
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
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 陛
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 陛下有為之術何以先此
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
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
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
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

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史記卷一百一

帝身集

三

